

皇明續紀三朝法傳全錄

皇明通紀法傳全錄嘉隆卷六

聖湖 高汝拭 輯 同郡郭維城 參

高陽煥 校

穆宗莊皇帝

帝世宗肅皇帝第三子初封裕王、太子

于上申五月二十六日、壽三十六、上徽號曰、英、天明、道、淵、懿、克、仁、顯、文、光、武、純、德、純、孝、莊、皇帝、廟號穆宗、

葬昭

丁卯隆慶元年正月冊陳氏爲皇后李氏爲貴妃○

陞大理寺左少卿鄒應龍爲太僕寺卿○陞授書侍讀

高拱禮部尚書文淵閣大學士少傅兼太子太傅陳以

勤禮部尚書文淵閣大學士與拱俱入內閣預機務以

禮部右侍郎張居正爲左侍郎東閣大學士侍講殷士
詹爲禮部右侍郎待詔王凝劉奮庸俱爲尚寶卿翰德
唐汝楫加太常少卿致仕○太子太保吏部尚書武英
殿大學士徐階加少傅太子太保吏部尚書武英殿大
學士郭朴加太子太傅致仕舊制新卽位皆有錙幣之
賜時以國帑方絀止給誥勅如例已給者加散官階勲
千是勲戚武臣重封累贈金紫雜沓幾有灶養爛羊之
謠○吏部奏先朝建言執事諸臣如樊深丘璘楊思忠
尹相魏良弼李用敬陳瓚吳時來周怡沈東顧存仁趙
軌張選袁世榮柯惟栢趙錦張登高黃正色方新張綱

凌儒申仲王時馮恩徐學詩周冕張紳董傳策劉世龍
唐德母德純等宜遵照錄用又言諸臣以建言死者其
等有二戮死者應復職贈廕諭祭若楊繼盛郭希顏沈
鍊楊允繩四人廷杖死者應復職贈廕若王思楊易薛
宇鎧何光裕裴紹張原浦鉉曾紳葉經周天佐伍瑜臧
應全十三人繫獄戍邊斥死歸下者應復職贈官若唐
胄李璋豐熙楊慎楊名王元正羅洪先徐文華張紳張
佩劉濟劉琦馬錄程啟元盧瓊陳讓桑喬包節汪宗茂
余翔方一枝劉魁徐寬黃待顯陶滋相世方王與齡章
鎰三十八人至尚書熊浹諫止其仙御史楊爵彈擊推

皇明法傳錄 嘉靖卷六
倖雖罪止罷黜然其忠義風節當與杖死者一體卹錄
俱從之○陳以勤上謹始十事曰定志曰保位曰畏天
曰法祖曰愛民曰崇儉曰攬權曰用人曰接下曰聽言
上嘉納之○方士王金等詔下獄論死○刑部侍郎
鄒懋卿戍邊○詔削奪故真人邵元節陶仲文官爵誥
命毀其碑坊籍其田宅○議盡煨修建齋醮官殿禮部
惜其費請止去扁額從之○嘉靖末年輔臣皆入直西
內 世廟大漸時中外洶洶適胡應嘉遇高拱直房見
其家人撈取供具什物若將出直者乃疏劾拱謂 聖
躬不豫大臣不色憂而自爲私計有幸心聞者爲之亡

舌會。上疾彌留，不復省覽，拱得免。而恨應嘉切骨，隆慶初，大察京朝官，科臣鄭欽部臣萬廷言皆坐黜，應嘉故暱此兩人，乃劾部院考察不當，拱持其疏，欲罪之。徐階曰：「不可。」李春芳從旁解之曰：「應嘉欲殺中玄，而僅以妄言薄責之，庸何傷？」中玄者，高拱號也。徐階不得已，乃擬應嘉調外，六科調知華亭，意爭上疏救應嘉，而詆拱。遂復應嘉官，尋以叅議出補，由是拱恨益深。而言官攻拱益力，章數十餘上，拱致仕去，乃已。○上孝慈皇后，諡曰：「孝恪淵純，慈懿恭順，贊天開聖。」皇太后弟杜璠宗爲慶都伯。○陞兵部主事海瑞爲尚書司丞。○初七

此數育怡
中世宗皆
榮

皇明法傳錄卷六
日傳示免朝十五日復示科臣魏時亮言、皇上初政、甫及一旬、免朝至再、得非獻諛者以、先帝爲詞乎、

先帝初年、日御經筵、親賢納諫、二十載無倦、晚歲雖云不朝而明于親輔臣、剛于制近習、斷于去奸邪、故羣小畏法、庶政不紊、奈何以初政而遽息乎、奏留中、○禮部尚書高儀請冊立皇太子、上諭皇子尚幼、先冊名而後冊立、○勅禮科給事王治、御史王好問、查劾內府錢穀、太監請勿查、從之、科臣張憲臣何起鳴力諫、命遵詔行、詔所不載者、勿查、治等復請、悉查弗聽、

二月內官監李芳、劾工部尚書徐杲、監生王儒等六人、

前修蘆溝橋，便銀巨萬，宜下法司罪之。果以匠役冒銀八座，而內府工役以工完爲太僕苑馬者二人，布政司叅議郎中員外者五人，鴻臚光祿官以百數。上心惡之。至是以芳言下吏部議革。仍禁日後貪祿乞陞。一時冗員沙汰。○司禮太監黃錦、王本福、保等，廢弟侄錦承千戶。○皇后幽閉貞靜，不見禮于上，移居別宮。中外以爲憂。御史王得春條陳八事。一曰：早正母后之位，而先帝宮人未經進御者，放出以消陰邪。二曰：親與甚大，而師宗記者，濫職太常，宜黜之以正昭格。三曰：名器甚重，徐果以匠役而叨部卿服，排魚鷹世祿，不可爲訓。四

群小旁弄
威福乘機
之體而取
其珠也

日輪納白糧物料當合部科驗收勿委內使以困糧解
及禁諂諛慎題履重貢選恤災傷皆切時弊奏下所司
○太監李芳言上林苑監內官各有定秩請革妄增
祇候皂隸從之著爲命○上淵嘿沕穆朝講漸疎百
官奏章皆關臣條旨語涉貴近者中貴人輒以中旨痛
懲故宦監日恣每緣內降以竊不次之寵科臣魏侍亮
馮成能周世選孫枝各疏勤政御朝不報○御史龐尚
鵬請延見宰輔李叔和請敬大臣周弘道請勤政事疏
俱留中○給事中王治上四事一議朝典二議朝講三
議親輔四議燕居謂先帝稱獻皇誠萬世不刊之典

至入廟稱宗一事、在今日尤當議者、蓋獻皇雖貴爲天子父、實未嘗南面臨天下、雖爲武宗叔、然嘗北面事武宗、乃遂列于諸帝而居武宗之右、或獻皇于心亦有未安、先帝進獻皇于太廟、而世室之祀並舉之、聖慮淵微、以待今日、臣以爲獻皇祔太廟、千載後不免通遷、若祀專世廟、則萬世不祧矣、乞勅廷臣議以光先帝至孝、末謂人主深居禁掖、隔遠外庭、左右窺伺百出、或以晏飲聲樂、或以遊戲騎射、近則損疲精神、久則妨亂政事、非亮陰所宜、乞省減嗜慾、一切禁止、先是治以同鄉士朱德懋、性切直、每師事之、懋于京師

千古事
慟哭慕戀甚篤

謂曰君位列諫垣獻皇以臣子僭君今上以亮陰進
豫廟祀君身關係鉅矣未可以言與治嘿然良久即令
代草疏上竟不報○蓋肅皇帝于永陵上祭靈駕

四月重錄永樂大典書成加徐階等官階有差○上
御文華殿日講大學士卒春芳面奏言事聖容和腴優
荅間確人心喜忭○吏部尚書楊博奉詔疏陳天下郡
邑銜僻繁簡不同有逸而得譽有勞而遭謗既爭黜陟
之典遂放起避之徑今品第上中下三等推陞選補量
才授任每省括數語以陳其弊使視歲破則思保障增

困疲則思拯救盜賊則掃蕩災傷則賑施才頑則移易
衝繁則節愛庶實政修而成功可課矣上命銓曹奉
行○罷刑部尚書黃光昇以其擢海瑞死也以毛愷代
之○兵部尚書趙炳然以疾乞休允之以郭乾代之無
幾致仕以霍翼爲兵部尚書○修世宗皇帝實錄以張
居正陳以勤高拱充總裁官

五月司禮太監黃錦廕侄黃浦爲錦衣都督僉事尋以
罪革後復當廕其弟侄爲錦衣指揮乃辭就命而乞爲
浦復用會錦死事竟寢至是太監滕祥復爲浦請及其
族黃保六人錦衣官守墓黃斌等三人爲勇士允之科

道交論其不可。上曰：錦放勞年久，素著誠信，黃浦特
難起用。○御史齊康論徐階專權壅國，併劾李春芳等
勢相倚，有旨切責康妄言。科道陳瓚、歐陽一敬、凌儒等
交章劾康，宜置之法。寺丞海瑞復言：徐階憂勤國事，休
休有容，康乃甘心鷹犬，搏噬善類。上納之，降康二級。
補外。康論徐階而給事御史推其端，以爲意出高拱，因
劾康併及拱，而拱不能安其身矣。

千丈定公口分宜罷，華亭趙政、人心向慕，初丑亦廢
新鄭高拱，一入樞府，神與爭權。隆慶改元，新鄭自以
御日登極，又性仇直，率與議政，自從旁可否。華亭
憤不能容，廣平人齊集者，新鄭門人抱上疏，請華亭
逐其既罷，將新鄭勢孤，且又康言多謬，于是奉朝大
臣各異一端，新鄭及康而爲華亭解，前自六卿疎

寺下迨中書行人外至潘泉凡二十八疏時上
尚用新輿是時張居正與新鄭厚見其不平往覲
亮華亭不聽一日華亭以取務咨之居正曰某今日
進一言明日爲中玄矣其明年華亭罷

高汝棧曰給廩之地非競鬪之場也觀張桂之相雄
夏嚴之相傾胥至于敗而高徐又踵其轍矣昔楊宗
喬作縣而爲監臨所持兩不相下勢如騎虎桂古山
曰譬如射奕且饒一着譬如爭路且退一步自無事
矣愚嘗謂夫大臣而欲保全功名善始善終則于射
奕爭路之時不可不味饒者退步之論矣

尚書高儀疏言我朝列聖接見輔臣燕對同遊造膝陳
悃皇上御門條奏漸復舊規而朝著尊嚴情禮不洽

乞時召大臣各奏章疏便殿面議上嘉納之○贈兵

部員外郎楊繼盛爲光祿寺少卿謚忠愍子應尾爲國

子生○原任山東副使王世貞上書訟父寃命復原職

六月 上卽位初、允科臣言、特遣科臣巡監局、頃因言
官論事多與奄寺忤、因潛上怒革至是、戶部奉供用
庫解至錢穀、申飭科道查驗、而中旨云、科與局同遵旨
行、蓋併革也、第內局止干內供、而庫則民運入解、一歸
奄寺凌剝、科索無紀、故自景泰三年、卽命御史監之、嘉
靖四十四年、因僞報焚燬、遂命查刷、以清耗蠹、蓋良法
之必不可廢者、○科臣張鹵疏言、陛下卽位以來、朝講
日疎、人言鎮日、遨遊無度、章奏多不省覽、非所以圖治
也、不報、○御史王好問疏、皇上孝思純篤、中外傾戴、
今山陵旣畢、美牆漸遠、若乘時遊幸、而動或違禮、對景

娛樂而言或設淫皆足以伐天和虧聖德非亮陰所宜
今輔臣既無由入侍而警御不皆正人惟皇衷深自抑
損以全至孝報聞

七月金星晝見○禮科王治奏翟廷玉馬尹乾沒內府
金命司禮監治之○裁革內府各監局官匠六百六十
二員其有逃亡者仍令虛其數○湖廣巡按劾太和山
守備太監呂祥七罪乞徹追罷其官下議兵部覆太和
山內臣始于成化止提督道流不預民事罷之便從之
祥還而司禮復命劉進往科臣言劉進卽劉俊先朝守
顯陵以貪酷戍孝陵今逃籍名徹求復用上悟命更

只付遺流
弗預民事
八字隱防
多少未流

皇明世宗憲皇帝
柳朝往、兼分守如故、兵部郭乾亦言之、乃命朝只督道
流勿預民事○太常少卿周怡疏定君志以修德、繫語
多切直、侵內、暨上怒、落職外補○禮部傳旨、言官不諳
政體、屢肆欺誑、卿等詳處以聞○傳諭 聖駕十二日
幸藩邸、高儀以巡幸無名、恐開逸遊之端、疏請停止、科
臣何起鳴、王好問、各疏諫、不從

八月、給事中吳時來言、兩廣總督譚論、總兵俞大猷、戚
繼光、宜使專練邊兵、以省諸鎮徵調、兵部覆言、大猷才
宜于南、嘗試于北、不效、且老矣、上然之、止召輪還京
○虜犯永平、攻昌黎縣、城幾陷、引而西、窺樂河、兵部議

調兵入援久無定畫，虜厭飽自退。黃台吉路伺近邊，按兵不動而合零騎四掠。○上幸太學，賜輔臣羊酒鈔錠有差。○耿定向請南畿鄉試太學生去皿字號，大學諸生因中式不及額，遮典試王希烈孫挺道殿之祭酒呂調陽及兩守備臺省各叅論諸生互有異同，喧襍難辨。詔刑部尚書孫植鞠之。植謂祭酒專職，卽所奏姓名僉同者坐。戊遇詔赦，省各衙門屬風聞一無所問。時又引順天任某例，永遠植曰：「此事一時臨監，當與本管殊科也。」讞上從之。後復編號如初。○上欲詣天壽山行秋祭禮，徐階言：「天壽山後卽黃花鎮外，卽虜地邊。」報東

虜土蠻等欲犯喜峯口。西虜把都兒欲犯古北口。奈何輕試于危險。上乃止。○命太監陳學抽水真定故事。漳沱河設稅課司。以通判主之。而歲終以內臣烙印。正德中。差內臣民困而稅耗。嘉靖中。專委同知商民稱便。至是李芳奏學廉靜可任。吳時來爭其不可。弗聽。

九月。上問戶部曰。京帑貯金幾何。以贍軍國。足備幾年。部覆言。京帑所存。僅足三月。計今歲尚虧九月。有餘邊軍百萬。悉無所需。上大駭曰。軍儲缺乏。至此乎。朕一切正供之外。未嘗妄費。卿其悉心經理。毋忽。上在位恭儉寬簡。未嘗有過舉。一日思食驢腸。左右請宣索。

邊界如此
何以視之

上曰此宜壹出大臣將日殺一驢以俟矣遂止不進
又東官嘗欲啖市錫召一中使問價使請發百金于
市不時索進上曰此在崇文街坊賣一二錢銀可買
許多何必用如許乃以銀三錢買兩金上曰此需百
金耶尤節賞賜中官甚愛幸不賜金帛在玄武門較射
中者以二胡餅賜之其儉如此○戶部奏命中外各陳
理財策○虜酋黃台吉寇莊浪靖勝諸處○俺荅入邊
駐牧攻破石州城知州王諒采死之殺人五萬餘縱火
焚廬舍數日不絕復攻汾州破莊堡十七所相載餘歸
官屯兵駐太原不動俟虜去遠乃拾斃虜及殺士民避

國書內
使美政

寇者報捷以聞○十月如盛夏雷震次日大寒如嚴冬
夜將半雷震達旦○命輟經筵日講徐階王好問疏請
不報○命太監呂用高相提督團營科道歐陽一敬孫
枝韓君恩各言其不便上怒徐階等疏團營起于景
泰至嘉靖庚戌虜薄都城戎務大壞乃革營法撤內臣
事權歸一數年來漸有成效若用內臣必盡變先帝之
法矣乞寢前命從之

十一月甲申金星入南斗○土蠻由界嶺口羅漢洞入
掠永平半朵顏三衛人○虜寇薊州殺叅將吳昂○黃
台吉寇偏頭關上怒命逮緊鎮巡劉燾王之誥副叅

備邊之策
鑿鑿可見
施行者乎
邊臣無慮
玩禍成至
不動而去
則拾零以
報功雖有
良策何益

田世威等訊治命閣部與文武臣寮商禦虜策以聞○
給事中馮成能從新河來相度南北地勢條陳上中下
流三患請爲未然之防命朱衡熟計以聞○本兵楊博
言狂胡匪茹分道憑陵東犯薊鎮則九重震驚西犯偏
關則三晉騷動今按各邊地勢旣殊戢守互異薊州昌
平保定三鎮有牆可恃但乘高據險匹馬不入卽爲上
策宣大遼東山西四鎮無牆可守難保不入但堅壁清
野使虜無所獲卽爲中策薊昌合聽督臣修補邊垣分
兵戰守宣府山南東路咫尺昌平四海邊至八達嶺皆
賊徑所由宜統重兵護南山以衛陵寢鴈門寧武歸順

均山西門戶。屬寧外倚大同而偏頭西連延綏獨當衝邊長八百餘里。兵不滿萬。故科臣議撤罷邊止命居中相機戰守。保鎮紫荆。倒馬。龍泉。頗稱天險。蔽以宣大。必偵虜南窺洪蔚。然後乘垣拒守。大同外與虜隣。先年總兵梁震海。伺虜入寇。輒命勁兵。搗巢虜畏之。今用此。可以禦虜。遶東一鎮。濱海隣夷中。通一線之路。兵食咸仰本鎮地。腰收稔。惟墾荒豐積。足以稱雄矣。

十一月吏部議恤先朝言事諸臣。以少卿馬從謙。員外申良。給事中張達。常泰。清紀。郎周鈇。上請。上怒不許。部以例執奏。亦不可言。官王治。龐尚鵬。上疏力爭。上

以從議所犯比子罵父律申良等四人追贈如例蓋以從議勅中官杜恭得死故中官撓之也

十二月言官魏時亮張鹵各陳用人理財疏○命王守仁子正億仍舊襲封新建伯○鄭王厚烷以嘉靖中諫事玄削爵錮高牆至是復國○甘肅衛奏天鼓鳴自西南而東北○甲午辰刻有流星如盞大青白色自中天東行尾跡有光長三丈餘○迨原任宣大總督楊順巡按御史路楷于獄先是沈鍊以在平知縣尋推錦衣經歷也非嚴嵩意嵩欲使龐大劾鍊鍊遂先劾嵩嵩票旨令問法司奉承嵩意問鍊大同充軍鍊每出怨言嵩門下

牙瓜曰王瑞者在大同巡撫標下立功以鍊怨告嵩嵩密令楊順致鍊死地瑞自造妖書一冊伺鍊他出投其寓舍因使偵事者於鍊處搜出妖書竟擬斬繫獄嵩令巡按楷速殺之楷不候轉詳決單遂腰斬於市瑞陞都指揮嵩敗瑞以都司押兵失事逮至刑部問斬科臣追論至是下順楷俱坐抵死○詔賜侍郎何塘謚文定追奪傅潮朱廷立原職爲民王給事某言塘理學純臣夏言曾銑冤抑宜雪且以煅煉之罪歸之傅潮朱廷立故追奪原職以慰忠魂時論快之

戊辰隆慶二年正月朔大風飛沙走石白晝晦冥自京

先是上
已命成國
代與階以
疏請故躬
行
系尚書司
謂不長神
報

師達浙江皆然○金星晝見○上親行太廟禮○中
官督馬快船張進朝詐稱採良家子女入官流聲浙直
民間婚不以禮南刑部尚書孫植奏誅之神官太監王
采盜伐陵樹內官監邢保尅工匠銀以萬計植按之保
懼而請司禮太監馮保爲間植竟置之法○張居正高
儀等復疏請立東宮命擇日具儀以聞○命太監李
佑督織造于蘇杭部臣上疏乞罷遣上曰有成命矣
趣予佑勅科臣言內臣聲勢尊重有司阿奉踰禮必致
大擾民力疲困其何以堪不聽○以朱衡爲工部尚書加
太子少保出督河漕○浙江會城外災焚室廬舟楫數
皇明去傳錄

芳名可不朽

司徒官吏軍之真冗員可汰

凡欲勸解人者或當其堅執之時或恤其盛衰之下若徒與之爭奪其非而伸其是固以酒以醒執熱而不以濯也是以聖

千○太監李芳請裁損近年所加白熟細梗米四子五
百石青鹽三萬斤上嘉其節費惠民允之○永樂時
尚膳監有羊房景泰中移之西琉璃廠牧地十三頃司
牲官吏軍士歲費數千金光祿請以羊入本司而裁其
冗員太監孟冲爭之上從冲言○科臣石星上圖政
理以慰人心疏曰養聖躬鰲山之樂長夜之飲不可不
節曰勤聖學經筵久輟屢請未復曰勤視朝以周知民
隱總理萬幾曰速俞允言涉聖躬者留中不下事于內
宦者稽遲不允甚且因而獲戾軍機虜情呼吸立變而
檠至違期臣願不時進覽曰廣聽納周怡一觸忌諱而

人有取于
誠懇練

友也二字
漢程多

謫外。陸鳳儀偶遺。聖旨而削籍。乞召二臣以延忠直。
曰。察讒譖。頃緣內臣專擅。言官攻發。切齒中傷。譖以欺。
謾。陛下得無入其言而不暇察乎。疏入。上怒。命廷杖。
削籍。上御五鳳樓。潛察杖者。而中官戒關吏毋納。給。
事從人。部郎穆文熙。星友也。恐遂以杖斃。乃先以義白。
緹帥。而身自掖蔽。星中官共詈之。文熙且詈且掖。以出。
得不死。王嘉賓疏救不報。

自市道交興。而下葬石。滿死灰者。遍天下矣。穆君其。
古烈士乎。是時如王世貞。徐中行。之于楊繼盛。王禪。
登于袁文榮。沈明臣。于胡宗憲。朱蔡卿。于趙文。
華。雖得失互異。要皆誠心爲質。不欺死友者。

二月。上耕籍田。大祀天地于南郊。止好乘馬。登。

在皇帝

控捷馳俄有一男子馬軼犯駕。上命賞之。○張居正
張鹵各疏請勅司禮監選各監局人員操持公正通詩
書諸大體者居皇太子左右口授書史陳說民情以爲
親賢成德之助從之。○上謁陵

三月冊立皇太子。一日太子遇閣臣于御道西召謂
曰先生良苦。蜩贊閣臣頓首謝曰願殿下勤學答曰方
讀三字經既而曰先生且休矣。聲音清粹舉朝稱慶。○
新城縣空中迅響如雷懷慶府天鼓鳴遵化縣水雹如
雞子損麥。○廷試賜羅萬化等進士及第出身有差。○
傳諭六月十六日幸上林苑海子只用京營官軍護衛

○關科部合辭勸止不允○京師地震高儀等勸
賢遠奸 上然之 上親

四月承運庫火累朝寶器皆燬○諭戶部發太倉銀十
萬兩買金一萬兩進用○萬全衛白晝晦冥水雹霧擊
牛羊皆死○陝西地震何起鳴因陳納諫恤災邊防守
命實政聖德六事乞蠲二年稅糧報聞

以男喪太
陰長陽動
之徵也

五月陝西民李良所忽變為婦人與同賈者苟合為夫
婦其弟良雲以事上所司奏聞○御史周弘祖上修省
餌災疏不報○京師河南河東延綏宣府馬韋堡諸所
皆大水雹夜見火光○薊遼保定總督譚綸條上禦邊

長策上從之

六月王時舉王之垣各疏乞正位中宮以端治本

上曰后侍朕久無子多病移居別室以暢意耳汝不知

內庭事妄言耶乃復言皇后乃先帝選擇以遺陛

下有關雎之德樛木之賢脫替待巷之規使聖后抑

鬱成疾已爲不可乃云別宮暢意豈有夫婦勝違而暢

者上曰待疾愈卽還宮無多言○戶科給事張齊初

受邊商賈有所撓戶部格而不遂事且泄乃故爲大言

聳徐階欲發兵十萬襲邊民之入虜曰板升者爲奇功

以解階晒而斥之迫則上疏請考察庶僚及諸大臣自

庭閣之際
人所難言
也

文忠嘗曰
一掃前弊
事起絕非
或一時世
道休明何
可貴者
以贊言拜
贈與王日
黃金珠勝
天書之偽
題不知作
以春秋之
義貴之附
亦可以引
替不勝也

陳一上以非例不聽情益迫遂劾階六事皆御史齊康
陳語階屢疏乞骸上溫旨留之切責張齊降調外任
已而楊蔣復劾齊朝廷有朋黨之心階遂致仕下齊詔
獄部以齊納賂事有據謫戍這賍發遣○內使許義挾
刀嚇財悉城御史李道學執而笞之羣瑄憤起之司禮
所欲論亂御史會有解之者乃免而御史欲論亂瑄是
日朝罷其黨百餘微道學於午門外歐辱之都御史正
廷欲上疏亂羣瑄請於徐階階曰我疏即行彼者乎自
匿欲得其主名且轉展不可究詰萬一彼先以誣我稱
且巨劾先朝事可鑒也使人致言于司禮尚文曰請

善于立言
亦善于詞
作國體類
戶部政事
矣
唐元稹爲
御史與一
中使爭相
中使以馬
鞭撻相國
貶爲三
白居易等
言中使係
辱朝使不
問其罪而
朝士先受
非休與此
也相類

人羣歐御史業何處文倨謂內外各有體相公毋但爲
御史惜階曰吾非爲御史惜爲國家大體惜且爲司
禮諸公惜耳文怪問何謂階曰毋論御史王臣卽天子
臨御之所羣而歐人能保上之不怒乎諸公何不
以時調其人速奏之卽外庭有繼者其輕重在諸公手
上必不怒諸公體故在也文悅以告其長滕祥悉得
其主名參之都察院疏繼上羣瑄寤不能自匿又無可
以究轉道地者悉就逮杖其首惡三百人發邊戍九十
人各杖六十爲南京淨軍○內承運庫以空割下戶部
取銀十萬兩尚書劉體乾疏京帑重寄乃以片紙取之

直道之下
容于世也
久矣真如
此无道也

不印不名安辨真偽命如數進○張居正條上六事一
省議論二振紀綱三重詔命四嚴名貴五固邦本六
飭武備疏上嘉獎之下部院勘議以聞

九月諭買貓睛寶石魏時亮言天下荒旱胡虜方強奈
何急急于珠寶之妄費命罷之○命工部尚書雷禮致
仕以上疏劾太監滕祥也○江右議行條編法部覆允
之○御史龐尚鵬上屯田四事一開墾拋荒二清理侵
占三查覆原額四追徵子粒詔如議行

十一月李芳數以直諫忤旨上惡之諸閣亦共恨其
正直短于上前俄命緹騎杖之繫獄待決刑部尚書

具然一
死亦不朽

凡人愛官
辭者便將
婉曲從人
紫閣許莊
破曰官朝
廷拘也來
紫坡衣去
若解帶登

毛愷言刑人于市與衆共之非特使死者不冤亦命生者不犯芳供事內庭罪狀未明莫知所坐上曰芳事上無禮第錮之○戶部尚書劉體乾罷先是內降戶部取買珍珠黃玉綠玉黃金等項尚書高耀卽時召商收買皆中官內藏之物以伴當爲商人齎送戶部倍索高價買人復出循環取利中貴人大喜耀六年考滿遂加太子少保腰玉科道論罷之及體乾爲尚書凡取買珍珠金玉之類每執持不行嘗上疏抗論財用絀乏請停取買疏至文思房中官不收令齎本吏領回體乾仍令齎上中官毒毆其吏匍匐而出復將原本送與內閣李

吾吏體若
于彼委與
從人者視
官爲之體
矣若體乾
真可以官
爵爲不帶

般叔已露
一班矣

楊博之去
以題伏尾

春。芳。令。請。體。乾。面。諭。不。必。上。本。體。乾。欲。致。仕。去。諸。所。取。
買。仍。執。不。行。忽。內。降。着。閑。住。去。○。尚。衣。監。太。監。崔。敏。以。
急。缺。年。例。黃。金。奉。旨。嚴。徵。以。進。科。臣。李。已。言。崔。敏。獻。
諂。希。寵。蓄。詐。懷。奸。假。供。用。以。充。橐。積。財。貨。以。奉。私。求。乞。
罷。斥。不。聽。○。廢。遼。王。時。張。居。正。故。隸。遼。王。尺。籍。至。憲。卿。
頗。驕。酬。多。所。凌。轢。居。正。銜。之。而。又。羨。其。府。第。壯。麗。乃。以。
反。謀。下。刑。部。訊。治。侍。郎。洪。朝。選。中。洩。反。謀。僅。坐。以。淫。亂。
憲。卿。錮。高。牆。廢。其。府。居。正。樓。以。爲。第。後。復。惠。朝。選。不。附。
反。律。謀。殺。朝。選。云。

已巳。隆。慶。三。年。正。月。少。保。吏。部。尚。書。楊。博。以。題。覆。外。議。

皇。明。去。事。集。卷。之。一。下。莊。皇。帝。

尚感而其
根已伏于
勅生事之
時矣

能科臣嚴用和言。博自筮仕迄今四十年。剔歷中外。民
事。邊情。靡不諳練。及晉銓衡。秉公守正。今以小誤。輒命
休致。非所以存大體。孚公論也。乞留之。以展所長。不聽。
○內官監以製烟火。延爽御史劾奏不聽。○大學士徐
階致仕。○時張齊等共劾階。階再疏辭。遂得請。而張居
正故與高拱厚善。踰三年。適太宰缺。乃起高拱以原官
掌部事。明年李春芳乞致仕。而高拱爲首輔。入典機務。
出領銓衡。權勢赫奕。起矣附羶者日益衆。一時言官多
高拱乙丑所舉士。願指色授。橫行長安。中舉朝爲之反
目云。○拱之再起也。對士大夫常曰。華亭有舊恩。後小相

今有恩于我不可忘也。或有怨于我不可不忘也。若恩怨兩忘則又成薄情入矣。

鄭新之處華亭大焉矣。

失不足爲怨。男兒舉事要正大磊落。若恩怨二字不能擺脫。尚何可云。時朝臣盡信以爲大度。柄用頗久。情志稍露。而門下士奔走鑿空效竒。以博寵榮。于是報吳之舉決矣。廼摭摘其遺稿語。謂暴揚先帝之失德。以次開釋方士之在繫者。而專考察科道。往日左袒徐皆斥罷去。廣平蔡國熙者。故徐階門下士也。以講學事徐階。松江缺知府。熙攘臂請行。至松江。卽風郡邑。刺徐階蒼頭不法。并喉鄉人告訐其占奪田土。逋負官錢事。文致其罪。三子皆論戍邊。三子者。一子爲奉常。兩爲尚寶矣。其子孫奉承號泣。徐階曰。吾方逃死。安能相活。卽跳西湖避。

之平潮陸光祖亦徐階門人。因往爲求解冀以門牆故誼動之。蔡曰：凡吾所爲皆爲相公地也。不如是相公不安。陸知不可奪，亦無所爲計。奏上，部覆未報而拱遜矣。

○高儀疏請：東官出閣講學，得旨待十二齡來說。

二月，司禮監滕祥請汰匠役。上命祥查之，二千四百四十人。○提督京營戎政鎮遠侯顧寰以老疾乞休，本兵霍冀以科臣言大閱在卽，功罪方明，寰享十五年大將之榮，而一旦求去，且四副將二十八參二十二營四百餘員千把總皆待。皇上別白以彰勸阻，孰敢自便其私。上命寰策勵自効。○上旣免喪，猶不親政，吳

蘇添九制

時來上保泰九制。一曰致戒懼言天命人心去留無常。視朝宴息悉宜敬畏。二曰端遊幸。皇上好遊何不召輔弼大臣講學議政。歌詩寫字以通下情。而進諫言。三曰戒嗜好聲色瑤玩最易溺人。小人借之固寵。人主以之喪邦。四曰發給音。視朝御政但一發言令臣子知所惕勵。五曰習奏事。請遵祖制于會極門設寶座。遇有章奏面陳批答。六曰嚴票旨。近來旨多舛謬皆云不經臆思不由閣臣中外駭異宜專責閣臣或內批未協者聽閣臣執奏。七曰慎傳奏。昨泰和山事旬日間六更明旨必有舞文之徒假內批以行私者宜令一切傳奉皆補本。

皇明法傳錄

嘉隆卷六

莊皇帝

五十一

覆奏以防奸僞。八日弘虛受。九日禁誣指小人欲害君子。必誣以違抗。指爲排謗。嘉靖末趙文華殺李默。胡青殺楊允繩。杜泰殺馬從謙。在今日尤不可測。乞痛革以安善良。報聞。○命設寶座如先朝故事。中官私撤之。○三月上星逆行。犯太微垣。上將星。○御史賀一桂劾陳洪。感上病民牟利。乞速斥不聽。○直隸巡按劾鳳陽守備大監趙芬貪酷驕僭。乞下吏訊。裁其員。勿設便兵部。請下御史先繫治其黨。會議去留。從之。

四月諭禮部祖宗之制。宮中設大尚。以備內治。其選民間淑女十一歲至十六歲者三百人。○諭戶部取銀三

聖朝仁政
但此項銀
不知果能
及民否否
爲賑而發
皇恩額其
及于民者
能凡

此疏駁案
期滿更爲

十萬進御史詹仰庇言陛下取戶部銀盡以供造鰲山
修理官苑花欄龍鳳鞦韆架傳造監櫃玉盆之費使羣
小因而乾沒爲聖德累不小上怒命錦衣衛逮治杖
百編氓大學士李芳春等與九卿各疏救不報○江以
南淫雨三月不絕田禾皆漂溺所司以蠲賑請○淮楊
徐大水奏發運司餘銀三萬鈔關舡料三萬八百餘兩
鹽院駐贖一萬八千六百餘兩河道二千三百兩司府
縣駐贖二萬五千餘兩積貯勸借買穀十五萬石截漕
三萬石以賑之○禮部郎中戚元佐見宗藩日盛祿糧
不給條議區處五事一限封爵二議繼嗣三別疏屬四

詳審已過
入籍婦不
載

知明用當
四字知用
人之長

議旨費五議禮婚詔下禮部覆元佐所奏鑿鑿可行。但
事體重大仍行各王府虛心詳議以聞。上從之。○科
臣張鹵言用人理財誠爲急務言不當實或基禍大垂
綸者一日而協心扣角者經宿而授政以知明而用當
也乃促柱逼期知之不審偶據傳聞夾以意見按名登
籍何以責實天下之財不在官則在民不加賦而上用
足桑弘羊所以欺武帝也今國儲既虛民力亦竭妄持
諛說不本經常道聽塗說何濟實用乞勅臣工務乘至
公勿事苛屑○起高拱以少傅兼太子太師吏部尚書
武英殿大學士入閣預機務掌吏部事

高汝材曰嘉隆之際身任天下之重事業光顯才器有爲者無如新銳新鄭狀貌瑰奇文字闢奧行誼剛亢處兩才相之間雲間善藏其用龍天下之豪傑爲之羽翼善于因時江陵負豪傑之才其整齊操縱大畧用拱之學莫利居先彼方制刃此猶坦腹此其所以瀕于危耳在內閣最有利于社稷者莫如處置安國京與俺達封貢二事云

五月禮部殷士儆乞類查擅婚濫妾子女止許請名不許請封其年至十五歲照庶人例給與口糧不得妄冀從之

六月陞海瑞爲右僉都御史總理漕運巡撫應天等處○南吏部尚書吳嶽陳六事一曰勤召對二曰限輪對三曰容直言四曰崇節儉五曰正題覆六曰復執奏報

聞○罷南京刑部尚書孫植植先以三疏乞休不許至
魏國公徐鵬舉有七子而無嫡出其長邦瑞爲國子生
幼子邦寧緣母嬖欲干爵計請封其母以爲地邦瑞喧
言邦寧參許助教鄭如瑾萬金謀奪公爵事聞下植問
植謂如瑾以儒官納交勳貴宜斥以警官邪邦寧越法
干紀如律坐鵬舉徇情宜罰鄭氏既娶于適夫人存且
詰命宜追奪獻上下部覆議上已可其奏而會執政
有私憾植者科臣王鵬承旨劾植以訊報不詳竟罷
免植生平峻潔處閭閻未嘗有惰容其勘徐氏獄各司
俱坐曹中寢食乃以非罷去士論無不駭嘆

上大閱將士于京營教場老幼快覩稱慶時以爲曠典
○禮部尚書高儀四疏乞休許之

十一月尚寶司丞鄭履淳陳時政疏上命廷杖下
詔獄

十二月 聖諭災變頻仍多緣部院政事不調致傷和
氣嚴衛暗訪以聞劉思賢疏曰嚴衛暗訪係國安危昔
創西廠使汪直流毒縉紳潛奪威福先帝首監此弊
一洗而更之豈有股肱耳目之不任而任嚴衛者乎且
曰暗訪則迹多冥秘事可虛誣疑似難明動輒刑辟重
足搗手之禍在今日矣後尋寢○乾清宮尚丞少監黃

雄以耆休日，私出微子錢，開于市，兵馬司繫以白，建城御史楊松既而內監命校尉起雄入直，較詭以旨召松，驗無實，乃効雄暴橫矯詔，雄亦入辨。上曰：楊松誣奏，貶外司官編氓，雄發南京司香。○釋原任副總兵田世威、參將劉寶于獄，二將失陷山西石州，論死繫獄已久，一旦詔釋之，令立功自贖，張鹵執奏：「二犯有何情節，可矜何功勞可議？」用何臣奏請，乃有此命，仍付法司，以釋羣疑。奏上，奪俸兩月。○總理何道翁大立上五患，十一圖，謂濱河之民重罹水患，時下蠲租之令，更發內帑以賑之，不勝大幸，願聞閭窮苦之狀，官禁遠遠有不盡。

見聞者乃繪圖十二以獻。上命留圖以覽，下其事於所司。

庚午隆慶四年正月朔日，有食之，免朝賀。○陳以勤疏乞骸骨歸，因條六事以補袞闕：一曰慎擢用，二曰酌久任，三曰懲駐吏，四曰廣用人，五曰練民兵，六曰重農教。上嘉納之，加太子太師，給郵傳夫廩如故事。

三月，大學士高拱至，疏言武反，商政止于三事。今皇上以子繼父，豈宜專事更張，且大體大獄皆先帝勵精之政，而桀議反異，尤非繼體所宜。其卹錄起用亦多偏私，如唐樞以建言削籍，迄擯不錄，其諸未錄者悉置。

例以行

四月刑科舒化以審熟請釋係獄司丞鄭履淳內官李芳等詔釋履淳爲民芳等南京淨軍○御史陸陞請行各公侯伯應襲之子與已襲而年三十以上者俱赴京營提督教以騎射韜畧併選武舉中式及武學官生之穎出者淬勵以需將才之選從之

五月戶部李已陳君德上節用疏因劾太監崔敏傳買金瑤科歛紛紜上怒杖已百繫獄君德削籍○都御史萬守禮疏言國初制虜內峙雄關外聯重鎮華然天府之固也自大寧內徙京師遂露左肩所持者朶顏三

說得明白
令人易曉

此即練鄉
兵之意

衛爲我藩籬耳。而夷情漸異。向導交通。于是虜日窺邊。而登陴戍守。無寧日矣。始以倉猝至。調陝西客兵。謂旋練土兵。即當遣還。今二十年矣。土兵之練何在。秦兵未起。而越兵復來。山東義勇。又以防秋至矣。豈土民皆不可用乎。宜倣唐土兵之制。隨地練習。以備戰守。毋徒調掣爲也。章下所司。

八月浙江湖州府山崩成河。因詔釋戶科給事中李已。于獄爲民。○北安門直宿校。負一屍弃門外。兵馬指揮李承芳疑有奸使。收迅之。詞連內臣李得春。得春乃先奏死者以生入禁。故令扶出。而承芳酷刑拷校。上聞。

此新鄭論
處置近才
疏也康熙
八年六月
上命取關
故備錄之

老成堅練
之人攸行
老成歷練
之習

釋校而罪承芳給事舒化請下法司不聽○大學士高拱奏需才以待邊關之用拱言宜于兵部添設右侍郎二員同額設侍郎協理部事平日則練習本兵政務或欲巡邊關務卽以一人往使便宜行事又不煩于假借或遇邊員總督員缺卽以一人往使可朝發夕至又不費于那移迨其出入中外閱歷更深次第推補蓋如此而猶稱乏用必不然也兵乃專門之學宜預養待用法當自兵部始宜特高其選而以有智謀才力者充之更專官于此而又立陞格如邊方兵備缺卽以兵部司屬補邊方巡撫缺卽以邊方兵備補邊方總督缺卽以巡

撫補而總督與在部侍郎又以候尚書之缺其他官中
有特出之才能知兵事者又間取一二以補不足如此
而猶稱乏用必不然也臣又思之邊方之臣涉歷沙漠
出入鋒鏑誠宜特示優厚有功則加以不測之恩有缺
則進以不次之擢使其功名常在人先脫或推奸誤事
則律以法職任不稱則左其官使其功名常在人後如
是而猶不盡力必不然也臣又見邊方總督之臣頻年
受苦使儲養有素用不乏人自可行通融休假之法如
在邊日久著有成績特取回部以休假之休假之後不
妨再使其精神鼓舞而不疲智慧長裕而不竭以勤王

第一句
何等切至

事爲濟必多且臣于馳驅上念其苦而君父寬恩下知
其意若臣之義卽同父子之恩如是而人不盡心必不
然也奏入上褒嘉竝如議行○虜酋俺荅孫把漢那
吉者酋婦所鍾愛也以却于俺酋挾其妻闖入邊總督
王崇古留之邊吏譏曰此孤壁無足重輕宜勿留崇古
曰此奇貨可居俺荅卽急之因而爲市論以執送叛人
趙全等還我乃優遣以慰其抵憤之愛而制其命其弗
急則我因而撫納如漢賈子法使招其故部居近塞俺
酋老且死而白吉勢不能盡有其衆然後以居者谷盡
秩置塞外其與黃台吉構則兩利而俱存之弗構則以

師助之。以博興滅扶危之名。而內收其力。廷臣譁然。以爲不可。俺酋婦恐我戕其孫。日夜涕屑。俺酋亦悔。且念。乃以款來。而擁十萬衆。壓境。崇古因諭以存卹恩。而要其縛叛。示信。酋婦感且愧。曰。漢乃肯全吾孫。吾且嘗臂盟。世服屬。無二。奚有于叛人。遂訂盟。通貢市。馬而諸虜亦貪漢財物。願市。于是俺酋各款。塞縛叛人。獻關下。誅之。封虜酋爲順義王。諸虜皆解。辭受封。北屬國。而俺弟老把都。駐牧上谷。有五子十萬騎。強盛。耻與俺酋會盟。上谷諸節帥。務以餌中之。飽其欲。于是利漢財。從俺酋。上表通貢。封其父子官。有差。崇古以款功加少保。兵部

尚書世襲錦衣千戶賜蟒衣白金飲至告廟羣臣還賞如例。

七月御史張守約追論故錦衣都督陸炳結納世蕃橫惡流毒宜追戮炳屍逮治其子繹姪緒籍其家得旨姑削其官追奪誥命子姪俱爲民資產如數籍入○都察院掌院事大學士趙貞吉致仕時上特旨起貞吉詔

文肅固正
直人也
于其位事
案必有可
觀者

考察科道官員吉以掌院從事與高拱去留異意不合吏科給事中韓楫奏貞吉貞吉求去遂令致事說者謂貞吉雄才直節志在國家而激昂任氣遂不合于時云卒贈少保謚文肅。

案自吉內江人。素豪直。自用其入閩也。又爲上所
寵。按自員長。居江陵下。聞呼張爲張子。有所語。朝
事。則曰。笑非爾少年輩所解。江陵內恨。不復答。與中
貴。陳洪。李芳謀。召起高拱。以扼之。而奪首輔。李春芳
推拱至。而益與居。正相得。
貞吉。春芳。連職。以去矣。

九月河決小河口。自宿遷至徐州。三百里皆淤。而拔顧
爲河。時漕政大弛。漕船五月入淮。八月入閩。十月守凍。
故河水橫決。漕舟逆流漂損。至八百艘。溺死漕卒千餘
人。失米二十二萬。六千六百餘石。河道御史萬恭就言。
黃河自西而東。淮自南而北。會于清河口。東南入海。夏
秋海潮既盛。河復騰湧。河不得入海。迫流入淮。淮不能
敵。故河水倒流。而泥沙一擁。遂至淤。淤既淤。則必衝。疎

止而決之矣。今惟疏其下流，得其決口，水將自順。多謀以滋多費。時科臣李貴和言：比歲河決，轉餉艱難。請修副使王獻遺策，開膠萊新河，復河運以濟餉運。上以事體重大，遣工科胡禎往視之。

十一月，上御文華殿，日講畢，大學士李淳訪而奏。虜封貢事，具言外示羈縻，內修守備意。上曰：卿等當其卽行之。于是內監知事由宸斷，異議稍息。○進禮部尚書殷士儋爲武英殿大學士。○浙江礦盜作亂，時處州礦徒從昌化突入寧國、池州，沿江剽掠，江南騷然。辛未，隆慶五年正月，起吏部尚書楊博、禮部尚書高儀。

從高拱薦也。

二月御史汪文輝疏論治體四事以責言官一戒觀望。二戒紛更。三戒苛刻。四戒護短。末復重秉政者勿用希旨之人致黨同伐異以傷善類更飭中外臣工必懲既往爲戒將來奏入補外。

三月殿試賜張元忬等四百十五人進士及第出身有差。○左都御史葛守禮疏陳官箴士節六事請曉諭今歲進士。二曰端趨向。二曰崇節儉。三曰正心術。四曰勤職業。五曰敦禮讓。六曰弘器度。上然之。○浙江杭州果樹生桃。

四月禮科給事中張國彥奏召對一節。先朝大學士李時所記召對錄始于嘉靖九年終于十五年政事因華人材進退罔不召問臣寮面決可否與家人無異。乃今日所當繼述者。謹以前錄撮其大要。總二十九條。繕寫上進。伏望遵行。先朝盛事。詔留覽。○俺答既入貢。邊防大弛。軍餉皆入帥帑。以啗虜。間以遺京近邊卒餒瘠。無復有生理。而板升生齒日蕃。強梗無賴。識者憂之。○大學士高拱言。國家用人。不得官于本土。此惟有民社之責者。則然耳。若夫學舍驛遞等官。其官甚卑。其家甚貧。一授遠官。或弃官而不能赴。或去而不能歸。累

丁萬米其情可憐近例教官得授本省地方甚以爲便乞視此爲例從之

五月敕廣西古田平寇功督撫李遷殷正茂總兵官俞大猷各陞賞有差

古田經賊之最難者章銀豹據其五子四出搶掠與所黃朝孫林鳳凰湖水二巢險固不可拔到是正茂與迂講調思明等處土兵及陣兵共十萬令大猷統之直抵諸巢合營進剿斬首獲獲萬計上嘉三臣首功乃有是命然是時銀豹突未死祇以窮蹙陰令其黨覓肖已者斬首以獻其後僉事金柱踪跡之舉豹見銀站生致之麾下至六日正茂具疏引票祇銀豹赴闕下得旨正法并斬其孫扶種于西市傳蠻夷號令焉

少師大學士李春芳致仕賜馳驛遣行人曹統護行

書多火錄
概錄力

貴州巡撫奏土酋安國亨叛。出師勦之。久而不克。拱偵知國亨非叛也。以少卿阮文中往。阮徂于浮議。語多疑。違撫臣遂疏請兵。糧爲征勦計。拱曰。誤矣。國亨不出者。疑畏深也。處以叛逆。復將以叛逆自爲也。彼夷酋耳。族滅何爲。時在閣思之。族床而走。旣而恍然曰。遣科臣賈三近勘之足矣。旣而國亨聞勘官來。大喜曰。身旣在勘。豈便殺我。我出聽理。乃可以自明。于是毋子出就理。復獻漢夷犯人王寬等。輸銀抵罪。事遂定。

高汝栻曰。安酋不反。不叛。比于流官。蓋土官中。最稱忠順。謀殺者。只當固安。不當以安爲事。蓋餘城。他郡。衛。俱託安民。舊城安之部落。去縣二里。而近若橫挑。此虜挺而走。廣黔威。皆魚肉矣。縱天朝之力。終難剪。

減此首然何如相安爲得計推而論之微獨安氏凡
西南夷邊疆如安氏者皆當取屬庶毋輕議兵定平
天啓年安邦彥之亂兵連禍結殺我巡撫至崇祯二
年而後平國家亦蕭然煩費矣

九月戶科給事中宋良佐等奏國初運糧率因元故自
會通河成而海運始罷然遮洋一總猶寓存羊之意至
嘉靖末年科臣胡應嘉欲市恩桑梓諸軍建議罷廢而
海運遺意無復有存焉者今河變頻仍運道屢梗宜將
遮洋一總盡行遵復務足原額以存海道遺意如該總
隸北衛兌北糧者今由天津入洋抵薊州隸南諸衛兌
南糧者今由淮入洋抵京通仍博訪國初並海諸衛所
舊制使列障連屯彼此相望卽河渠少梗而彼塞此通

愛君之太
者

亦思愚預防之策也。戶部覆言：遮洋一摠，先時徑渡天津海口，不過八九十里，今欲涉海運餉，事難造次。迨先復遮洋一摠，而以良佐所上事宜下漕司詳議。○科臣蔡汝賢曰：近因長至導駕，窺竊聖容，微減于前矣。夫皇上○一○身○關○係○其○大○不○可○不○慎○也。○今○微○陽○初○生○正○宜○遇○欲○養○靜○願○于○宮○中○澄○心○滌○慮○進○御○有○常○毋○令○其○溺○志○遊○觀○有○度○毋○令○其○移○情○惟○省○覽○典○謨○誥○以○陶○養○此○心○親○近○師○傅○公○孤○以○維○持○此○心○自○然○欲○寡○氣○清○神○凝○體○固○宗○社○生○靈○之○幸○也。○上○報○聞○○雷○震○團○丘○廣○利○門○鴟○吻○碎○之○

十月張居正以少傅加太子太師吏部尚書建極殿大學士

十一月天鼓鳴

壬申隆慶六年正月以呂調陽爲禮部尚書○東宮行冠禮上御皇極殿百官拜賀畢仍賀皇太子于文華左門

閏二月上出御皇極門疾作還宮○正月下旬上有疾且有脫瘡在理越月稍平以閏二月十二日出視朝既鍾百官入班高拱暨居正自闕出北上過會極門望見御路中乘輿在焉疑曰上不御坐竟往文華

耶。亟趨赴乃有內使數輩飛馳而來傳呼宣閣下於是
二臣疾趨至乘輿所則上已下金臺怒色立欲就
乘輿諸內使環跪於側上見拱至色稍平以手執
拱社甚固。有欲告語意拱卽奏曰皇上爲何發怒今
將何往。上曰吾不還宮矣。拱曰皇上不還宮當何
之望。皇上還宮爲是。上稍沉思曰你送我拱送
皇上。上於是釋衣社而執拱手露腕以瘡示拱曰看
吾瘡尚未落痂也。隨上金臺立。上憤恨語曰我祖
宗二百年天下以至今日國有長君社稷之福爭奈東
宮小哀連語數次一語一頓足一握拱手拱對曰皇

上萬壽無疆何爲出此言。上曰有人欺負我拱對曰
是何人無禮。祖宗自有重法。皇上說與拱當依法
處治。皇上病新愈何爲發怒恐傷聖懷。上不答
良久嘆語拱曰甚事不是內官壞了先生你怎知道於
是執拱手行入皇極門下丹墀。上呼茶於是內侍設
椅北向不坐乃移南向始坐而執拱手不釋如故茶至
乃以左手飲數口。願拱曰我心稍寧遂起由東角門入
至乾清官門拱不敢入。上牽拱手曰送我既得旨乃
敢入隨至寢殿。上升榻坐猶執拱手蓋自御路前至
此皆執手未釋而顏色相顧眷戀之情藹然言之流涕

不忍言也。時張居正朱希忠背榻前叩頭。上猶執拱
手拱鞠恭膝側。不得下叩頭。踟躕不安之甚。上見如
此。乃釋手拱。始得下叩頭。又與二臣同叩頭。辭出乾清
宮門外候旨。須臾內侍傳宣閣下。二臣復入。候立寢殿
丹墀。有旨上來。送上殿。至榻前。上已升座。二臣跪承
旨。上從容曰。朕一時恍惚。又曰。自古帝王後事。下此二句
聽不真。意是豫備後事。卿等詳慮而行。拱等叩頭出。仍在乾清宮
門外候旨。須臾內侍傳旨。着高閣老在宮門外候。莫去。
拱卽語張居正曰。我留公出。形跡輕重。難爲公矣。公當
同留。吾爲奏之。隨語內侍曰。奏知。皇上二臣都不敢

去薄暮內侍傳旨閣下着在乾清宮門外宿拱卽內侍
奏上曰祖宗法度甚嚴乾清宮係大內外臣降不得
入晝且不可况夜宿乎臣等不敢宿此然不敢去當由
端門宿於西閣內臣房有召卽至有傳示卽以上對舉
足便到非遠也上允之於是二臣乃就西閣內房宿
明日傳聖體稍安時府部大臣皆尚朝宿卽時降
旨百官皆散人心稍定○上疾有瘳

三月皇太子出閣講書○總督漕運王宗沐言黃河汎
溢數患漂流故科臣議復海運而縉紳之慮猥云風波
夫風波在海三尺童子知之然其利害則有辨矣古云

地不滿東南。東南之海。眾水所委。渺茫無山。則趨避靡
及。東南水發。則蛟龍穴居。故元人海運多驚。若起自太
倉嘉定。而北自淮安。而東引登萊。以泊天津。茲謂北海
中多島嶼。可以避風。蛟龍有往來而無穴窟。又其地高
多山石。舟至登萊。因有曠達。以取其速。而又標記島嶼
以避其患。則當今佐河運之缺計。無便于此者。國條上
海運七事。部覆如宗沐言。詔允行之。

侍詔劉奮庸條上五事。一曰保養聖躬。二曰總攬政權。
三曰慎儉德。四曰留心章奏。五曰用忠直。疏上。謫典國
州知州。

劉侍諒此馳言中竅而望風承旨
迎公要權尤切中近世言官之病

漕卒毆死翰林院檢討沈位位持節使肅藩報命踰淮
沂河而北會漕卒恣橫舳艫鱗次隄下數齟齬過者他
舟盡却避無敢前而位舟獨前羣卒瞋目相撾因共鬪
蜂擁入其舟位方靜坐觀書猝毆之創甚信宿而卒事
聞詔有司捕按漕卒爲變者獄久不判至甲戌而服始
伏法

高汝斌曰國家以租稅衣食士卒士卒未操戈而
猝獲難制嗾呼數起嘉靖中遼陽卒變雲中卒再變
振武之卒入都城變皆戍散大使幾獲禍本然猶以
通脅困威失計呼喻之頃而冒爲未足異也至于由
使辱卒卒然無故而賊天子侍從之臣此何爲者往
聞中人言中允某憂居羣卒與捕人關內關道

見遂即其擊之。踣地。驗月平益及位而兩何其烈哉。
嗟夫禍患之浸淫也。始未嘗不盡。靡而卒乃指天也。
主者謂是適然而處不動于耳。曰此愚之所深異而
重為悲也。位戊辰舉士吳江人。

四月浙江黑晝日見。時杭州黑霧中一物。蜿蜒如車輪。
月光掣電。水電隨之。○安慶江卒亂。巡撫張佳胤平之。
先是以安慶府為江防要地。設守備武臣督兵卒以備。
江盜。後武弁多令僕人冒餉。更自為盜。往往白晝殺人。
掠其財。于是以戍卒與江卒更番巡警。江卒不得逞。嘗
懷忿恨。及懷寧尉巡城撲其怠者。則江卒遂奮臂起。以
挺擊尉。指揮馬負圖因詠之曰。擊尉法當死。盍大逞。或
免乎。乃誘張承祖調屯軍。張志學發器械帥江卒百千。

馬負圖以
指揮而王
使非首亂
乎

人歃血盟于旗幟祠與守備楊遇春共轉尉及郡卒致
郡未得入巡撫張佳胤至遂誘執諸武備而誅其渠魁
亂乃平○詔進禮部尚書高儀爲文淵閣太學士內閣
辦事○大學士高拱乞罷不許時科臣曹大埜論高拱
大不忠十事請如處嚴嵩故事特賜罷斥上諭大埜
言調外任○巡撫張佳胤疏言應天徽寧池太廣德地
里遼曠崇山大江盜賊淵藪舊以徽屬金衢道安隸九
江道近如礦賊流劫徽池而浙兵不救安慶江卒作亂
而該道罔聞太平軍民呼籲入府而僅以和解焉有池
方四千里而無一憲司以鉏耒之乎乞設兵備于池州

而罷二道之遙制者報可○兵科劉伯熒言故總督曾
銑恢復套河胡宗憲討擒倭寇海波遂寧皆立功之臣
竟以罪死宜加卹錄以爲邊臣勸從之

五月南直隸龍目井化爲酒 二十五日 上大漸未
申間有 命召內閣高拱張居正高儀亟趨入乾清宮
遂入寢殿東偏室見 上已昏沉不省 皇后 皇貴
妃擁於榻皇太子立榻方拱等跪榻前於是太監馮保
以白紙揭帖授 皇太子稱遺詔又以白紙揭帖授拱
內曰朕嗣祖宗大統今方六年偶得此疾遽不能起有
負先皇付托東宮幼小朕今付之卿等三臣同司禮監

僅再見

協心輔佐、遵守祖制、保固皇國、卿等功在社稷、萬世不
泯、拱等讀畢、慟不能勝、卽復奏曰、臣等受皇上厚恩、
誓以死報、東宮雖幼、祖宗法度有在、臣等務竭盡
心力、輔佐東宮、如有不得行者、臣不敢愛其死、望皇
上無以後事爲憂、且奏且哭、已大慟、長號不能止、兩
官亦皆失聲哭、於是內臣扶起、遂長號以出、○二十六
日卯初刻、上崩于乾清宮、壽三十六、時閣臣聞報、哭
於閣中、已刻傳遺旨、着馮保掌司禮監印、蓋先帝不
省人事、已二三日、於今卯時升遐、而已時傳旨、是誰爲
之、乃保矯詔爲之也、旨出、百官駭愕、相顧失色、遂寸死

日馮保打出一報內開遺詔與皇太子朕不豫皇帝你
做一應禮儀自有該部題請而行你要依三閣臣并司
禮監輔導進學修德用賢使能無事怠荒保守帝業報
出人心大駭以爲官官安得受顧命且此詔今上領
受之矣保安得取而打報蓋欲專權亂政故以此示天
下以爲吾乃受顧命之人先帝有托乃可以任其所
爲而莫敢誰何也人心于是知保有異心矣

中玄日記云先是三月十六日忽報上疾重閣下
宜赴宮門候宣拱與居正卽趨入至恭默室進北有
居正心腹吏姚璠手持紅紙套內有揭帖半寸許厚
封緘完固自後飛走而過拱問送與何人璠答云與
馮公公卽疾馳而入蓋不知其主人瞞我而遂且言
之也拱卽問居正是何所言居正面赤惶惶遽答云

乃遽詔事宜耳。然默然以爲我常國。凡事當自稱。而
聚而處。獨奈何於斯際。而有此言於保乎。此中必有
橫弄之事。故瞞我而欺言之也。待看待看。至是提奉
通詔。又得皇太子遺詔。皆有同司禮監之說。乃知
居正益爲馮保謀也。嗟乎。自古有國以來。曾未有宦
官受顧命之事。居正欲憑藉馮保。內外盤據。窺伺朝
廷。盜竊國柄。故以顧命與同禮監。而次日卽傳
馮保掌司禮監印。大權悉以歸之。豈不可異哉。

六月皇太子卽皇帝位。時年十齡。詔以明年爲萬曆元
年。○上大行皇帝尊謚曰契天明道淵懿寬仁顯文光
武純德純孝莊皇帝。廟號穆宗。

秋七月加上孝懿皇后李氏尊謚曰孝懿貞惠順哲恭
仁僣天襄聖莊皇后。加上皇后陳氏曰仁聖皇太后。皇
貴妃李氏曰慈聖皇太后。

九月塋昭陵孝懿莊皇后祔葬。

史臣曰：先帝法令嚴具，百官兢兢，土乃寬仁大度，黜不經之祀，罷無用之作，蠲非藝之征，絕無名之獻，至如節制謹度，戒殺好生，歲時游娛行幸，諸光祿供膳，必先期之請候，上旨爲豐約，上嘗裁取至約，歲省光祿萬緡，其節儉如此，雖震怒言官而責，讓旋釋遣之，留心邊事，憂形于色，穹廬大漠之表，慕義來王峭峒，憑林之輩，俛頸就縛，卽史稱鳴鍾清渭，懸首北關，未足喻其烈也。至若守祖宗之法，無紛更約束之煩，先儲貳之教，爲久安長治之計，皆獨斷于宸衷。

雖享國未久而規模已宏遠矣

大學士高拱上疏欲上御文華殿講讀畢卽與閣臣面決政事具儀式以請上下旨逐之時上初卽位其大璫馮保嘗許故司禮陳洪謀去而奪其位保方用事居中適拱疏至保意以爲審爾則事權悉歸內閣而司禮益輕欲格其奏乃請上批云照舊制行使文書內臣持到閣拱言此疏不發閣議擬而有從中出者何也內臣以御批對拱曰安有十歲天子而能裁決政事者內臣還報保失色故謬其詞以激上曰高閣者云十歲孩子安能決事上怒入奏兩聖母皆相持而

與是日給事御史論劾保恣橫不法疏阮士止保益惶
急時居正遣視陵地不出拱使所親風居正曰當與公
共百世功此時居正方惡拱而左袒保保卽欲乘機逐
之乃陽笑曰小事耳何足言不世功密遣人報保保得
爲備因言于皇貴妃曰拱實欺太子幼冲欲立其鄉調
王以爲功而已得國公矣又多布金于兩宮近侍俾
之皇后與貴妃皆錯愕明日召部院諸大臣於會極門
宣諭稱皇帝聖旨皇后懿旨貴妃令旨拱以爲邊
諫疏行且逐保也甚有喜色或叩曰今日所宣何事對
曰當是雙馬及中使捧詔至拱以手仰接中使曰不也

以授成國新縣色變。及宣乃言拱攬權擅政威福自用。令其即日由京回籍。拱得旨面如灰汗。跣下如雨。至不能起居。正旁掖之令兩吏携以出。乘蹇騾出國門。大臣去國未有若此狼狽者。

昭代典則曰。上時年方十齡。主少國幼。中人皆思。棲贊以弄威福。而張居正深中多智。壯居高拱之下。思所以傾之。陰與司禮太監馬保。藉為死生交。以圖高而高乃條低直。說以天下為已任。體官府遊絕。說秘莫測。昌言於朝。曰老臣。歷唐托孤之命。社稷宗廟。事重不敢不竭股肱之力。今而後凡內降命。皆由臣章奏。皆公聽。故復傳諸詳。要遇有傳奉。中旨。所司按在覆奏。而折衷於老臣。以復百官。德已。以。於家宰。芝義復。處焉。保內。撫機務。交關宮闈。專恣不可卒制。乃與二次輔。謀去保。以肅宮禁。居正陰。於保。令善為詞。保遂。携中旨。以少。中極殿大學士。中日出京。回籍。於是。是。兵。者。皇。帝。

孫策遺云。高儀遺言曰。天運一周年。事多符合。正德初。
劉謙去。而李福留。今高儀與謙及居正謀去。馮保。而
居正。既于保。於是。高儀。而張植國。提拱皆河南人。
悉後皆浙人。李張皆潮。
廣人事之奇合如此。